

G r a h a m G r e e n e

恺蒂译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我自己的世界：
梦之日记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我的日记从1965年开始，到1989年结束，共有八百多页。

我从中选择出了《我自己的世界》的内容。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我的自传。

以“幸福”始，以“死亡”终，是一个怪人过去三十余年的生活。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我自己的世界：
梦之日记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著

恺蒂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英)格林(Greene, G.)著;恺蒂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8.10
(格雷厄姆·格林作品集)
书名原文: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ISBN 978-7-5447-0629-2

I. 我… II. ①格… ②恺… III. 自传体小说—英国—现代
IV. 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87252号

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 by Graham Greene
Copyright © Verdant S.A., 1992
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David Higham Associates Ltd.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10-2006-298 号

本译文经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
作 者 [英国]格雷厄姆·格林
译 者 恺 蒂
责任编辑 张远帆
原文出版 Viking Penguin,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市湖南路47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5.625
插 页 2
字 数 131 千
版 次 2008年10月第1版 200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629-2
定 价 1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恺蒂

(一) 为格林加注脚

在现代经典作家中，格林是最杰出之一。他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一直到1991年去世，跨度六十年，作品五十多种，涉及小说、戏剧、电影、散文、游记、评论、诗歌各个领域。他又是最为冒险的一个作家，他的足迹遍布世界五大洲，他的作品也就是世界各个角落的重大事件的记录：墨西哥对于天主教徒的清剿【《权力与荣耀》(*Power and Glory*)】，荒原般的西非【《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二战时期的英国【《恋情的终结》(*The End of the Affair*)】，“医生爸爸”独裁统治下的海地【《喜剧演员》(*The Comedians*)】，哈瓦那的情报战【《哈瓦那特派员》(*Our Man in Havana*)】，冷战时期的越南【《沉静美国人》(*The Quiet American*)】，殖民地时

期的刚果[《精疲力竭的病例》(*A Burnt-Out Case*)],等等。他下笔到哪个大洲,那本书中就肯定充满了那个大洲的浓郁的气味和氛围,例如刚果热带丛林中的那道河流,西非寸草难生的炙热的干燥的土地,墨西哥闷热潮湿的雨季,越南交错着鸦片烟馆和妓院的小巷。

格林著作等身,然而又本本不同,在主题风格和故事上从未有重复之处(不像有的作家,祖母和母亲的故事能反复写无数遍)。格林是在小说布局故事发展和文字修炼上最讲究的一位作家,所有的情节都是环环相扣,每一个场景都经过深思熟虑,写下来的每句话都经过了千锤百炼。他的小说都可以说是密度极强的,对于笔者来说,阅读格林的小说是一种很奇妙的过程,每本都非得读完才能释手,读完之后紧接着想去再拿下一本,然而,拿起下一本来却无法马上就开始读,因为上一本还控制着你的全身心,容不得下一本来打扰,你得等上三天五日甚至是一个星期,才会觉得你刚读过的那本慢慢在你的脑海肠腹中得到了好好的消化,现在,你可以有思索的空间再去读下一本了。

读惯了格林的小说,乍一读格林这本薄薄的《我自己的世界:梦之日记》(*A World of My Own: A Dream Diary*,以下简称《梦之日记》),第一个感觉是惊讶,惊讶于它文字之平淡,结构之稀松,情绪之毫不渲染,惊讶于它竟然如此朴素。小说家格林从故事到情节到语言到所要传达的信息到氛围的营造都是全副武装的,而这本《梦之日记》,呈现给读者的则是一位没有任何文学武装的格林,与那位写尽五大洲的文字大师相比,这位平铺直叙的格林可称是“解甲归梦”了。

然而,不要以为这位平淡的格林真就缴了械,真就不与读者玩

游戏了,他仍然要以他去世之后出版的这本小书来撩拨读者的想象力。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他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他的自传,是“一个怪人过去三十年的生活”。格林向来是一个非常隐秘的人,他的一生中有很多隐私和秘密,他自己从来就没有写过一本完整的自传。所以,这个“自传”当然也不是直截了当的自传,他在里面提到的人和事都是通过“梦”这个渠道呈现在读者的面前,所以,亦真亦假,扑朔迷离,让读者刚刚觉得和他有些接近,随即他又把你推远,让你不得不马上追问一句:“真是这样的吗?”阅读这本书,就如同通过一面镜子看格林,而且不是一面普通的镜子,这镜子有时是放大镜,有时是哈哈镜,有时又是毛玻璃镜。让你不停地猜想:这位梦中人究竟有百分之多少是格林真正的自己?又有多少是假装的他,想象的他,他自己创作出来的他?

所以,在翻译过程中,笔者就一直在想,格林梦中之事在实际生活中究竟有没有发生过?格林梦中之人与他的实际关系究竟怎样?是什么样的境遇和经验让他做了这样一个梦?所以,一边翻译,我也就一边找到了所有我能找到的格林的传记和材料,加了许多脚注,做起了填空游戏。所以,译本中的注释除了一条是伊芙·克罗伊塔原注外,其他都是由笔者添加的。

(二) 少年爱梦

梦对格林来说一直非常重要,从性格上来说,格林是那种很敏感、很内向、很重感情、很情绪化的人,他的情绪常常在极度的兴奋和极度的忧郁之间大起大落,从来就没有“中庸”的时候。也许这样

性格的人,梦的磁场也就特别厉害,预测力强,影响力也大。

格林出生于1904年,父亲是一所私立中学的校长,在他前面已经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儿时的格林因性格孤僻内向,极度敏感,所以很不合群,他不喜欢去学校上学,父母亲虽然担心他,但是如同当时许多英国中产阶级的家庭,与他并不很亲近。格林从小就把恐惧和害怕都隐藏在心里。1918年,还不到十四岁的他被送往圣约翰学校寄宿(他父亲是那里的校长),对他来说,那是充满创伤的经历,他视之为折磨,他称那里是“一个充满了离奇风俗和不可理喻的残酷的野蛮国度”,而他则是那里的一个“外国人”。他与众不同,不喜欢参加体育活动,所以他成了那些称王称霸的孩子们虐待的对象。他试图以伤害自己来引起父母亲的注意,曾经有过好几次自杀的企图,例如他用小刀割破自己的膝盖,他一口气吞食了二十片阿司匹林,还有一天早上他吃了一大罐烫头发的油,后来他以逃学为反抗的武器,神经处于崩溃的边缘,陷入忧郁症之中。当时,他的二哥雷蒙德正在牛津学习医学,在二哥的建议下,他的父母送他到肯尼思·里奇蒙德那里接受心理治疗,在当时,进行心理分析还是很新鲜的事,也就是从这时起,他开始记录他的梦的日记。

里奇蒙德算是一位“受过伤害”的医生,自己曾患过忧郁症,所以,可能对格林的心理更能了解。格林在他们家里住了六个月,他给格林展示了一种知识分子波希米亚般自由的生活,也鼓励他写作,把他介绍给一些作家朋友。里奇蒙德对格林的治疗很简单,每天早上十一点,格林会到里奇蒙德的书房里,对他讲述他前一个晚上所做的梦。格林在他的自传《一种生活》(*A Sort of Life*)中这样描述他的

经历：

这位满脸麻子更像位音乐家的医生总是坐在他的书桌后面，手上拿着秒表，等着我进来……我开始读给他听我记录下的梦，然后我要说出我所联想到的东西，他会用秒表记下这之间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会讲一些关于心理分析的基本理论，讲起束缚着我们的传统势力。

里奇蒙德对格林的梦以及梦的联想都没有多加分析，“对于我的梦以及这些梦的联想，他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他很耐心地等待着我自己在那条长长的路上找到自我，我也开始感觉到了这种寻找所带来的兴奋与刺激。”

格林这段时间记录梦境的笔记本早已丢失，但是在《一种生活》和游记《没有地图的旅行》(*Journey Without Maps*)中，他对这个时期的梦都有回忆。他常常梦到时间公主，她的周围是一些极美的颜色，尖顶的高塔，会有一个看不到身体的声音高声宣布：“时间公主，您是不受任何束缚的。”时间公主的仆人是“一群黑色皮肤的年轻女孩，手上捧着一触即死的有毒的花朵”。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格林说许多年后，他还能感觉到他有意碰了那些花后手掌上所留下的疼痛。时间公主象征着善良，也象征着毁灭。在另一个梦里他用别人给他的一本皮封面的祭祀之书和一把匕首杀死了她，但是她还是在他以后的梦里起死回生。在他所有的以恐惧、飞行、坠落、打开的门开始的梦中，梦总是要以她的出现结束，既冷酷，又让人觉得放心。

里奇蒙德的妻子佐伊很漂亮,那年三十一岁,伊芙·克罗伊塔在前言中提到格林梦到过他的心理医生的妻子赤身裸体的梦,此梦在《一种生活》中有所记录:

“现在,”在讨论了一些理论之后,里奇蒙德说,“我们该谈谈你昨晚的梦了。”

我清了清干燥的嗓子:“我只能记得一个。”

“说给我听听吧。”

“我躺在床上。”我说。

“在哪里?”

“就在这儿。”

他在他的本子上记了些什麼。我深深吸了一口气,脱口而出:“有人敲门,是佐伊进来了,她赤裸着身体,她向我俯下身来,她的一个乳房几乎碰到了我的嘴,我醒过来了。”

“乳房让你想到什么?”里奇蒙德问,并同时按下了他的秒表。

“地铁。”我想了很久之后说。

“五秒钟。”里奇蒙德说。

格林的钦定传记作家谢瑞说这个梦与格林的母亲有关,因为格林一直渴望但是从来没有得到过母亲的爱抚。但是也有别的传记作家认为当时格林与佐伊关系暧昧,佐伊可能就是少年格林的性启蒙老师。在笔者看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情爱之梦,少年梦少妇,再自然

不过，这里的乳房绝对是一个性爱的器官，而不是哺乳的工具，所以，此梦应该与格林的母亲无关。当然，格林和佐伊之间是否真的有点染就不得而知了。

从那时起，梦就在格林的生活和以后的创作中占了很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梦总是很鲜活生动，而且很有预测能力。格林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谈到他能在梦中感觉到灾难性，七岁时他梦到过泰坦尼克号遇难，以后，他又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1921年，格林在给他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一两天前，我梦到了一起沉船事件，我所坐的那艘船开在爱尔兰海上。醒来后我没有多想此事。如同平常一样我们这里没有报纸，昨天我才看到一张旧报纸，得知“卢温”号在爱尔兰海遇难的事。这让我非常吃惊，我再去仔细看我的梦的日记，注意到我的那个梦就是在星期六晚上做的，而沉船正发生在那晚午夜之后。

1925年12月11日，二十一岁的格林在给他未来的妻子维维恩的信中这样写道：

星期三夜里我没有梦到沉船，但是我梦到我是在一艘船上，我因一件什么事而受到惩罚，我必须从船上跳到海里去。我倒不是害怕淹死，我更害怕从游船最上层的甲板上跳下去时我要遇到的风。今天，我在诺丁汉杂志上读到星期三晚上有一场

大风暴,约克郡海岸附近有一艘船触了礁,船长命令工作人员们跳船逃生,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但是只有两人生还,其他的人都被淹死了。这真让人觉得可怕。在这种惨祸发生时,肯定有很强的充满恐惧的脑电波,我的头脑好像特别容易接收到这种被淹没时的恐怖的电波。

魂牵梦绕,格林的头脑绝对是一个天才和怪人相结合的头脑,以后,梦也就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和驱动力之一。

(三) 梦与写作

格林的潜意识对他的创作影响极大,他在《梦之日记》的自序中说,他有几个短篇小说就直接使用了他的梦。伊芙也在前言里说,“每天晚上上床前,他会重新阅读他上午写的那部分小说或故事,让他的潜意识在夜间工作。有一些梦帮助他克服写作中的障碍,有一些为他提供了短篇小说的素材,有的甚至带给他长篇小说的构想。”最典型的梦为他打开创作的闸门,捋顺他的思路的例子,是《精疲力竭的病例》。伊芙说格林是把自己的梦赋予了主角奎瑞,格林的好朋友,杜兰牧师在他写的格林传记中也证实了此事。

格林当时写那本小说写得非常吃力,这是他最为内省的一本书,主人公奎瑞人到中年,功成名就,是一个在事业、爱情上都达到最高峰的建筑师。他突然厌倦了一切,打算放弃一切,到无人知晓的世界的尽头去。他来到非洲,来到没有路再往前走的地方,那是刚果的一个麻风病人小岛,在那里,他进行了一系列关于人生、宗教、事

业、爱情的思考,那里的医生称他为几乎无可救药的精疲力竭的病
例。此书写作于 20 世纪 50 年代末,当时的格林的处境与奎瑞的非常相像,所以,奎瑞的许多思考也正是格林自己的思考。他写到一半时突然文思枯竭,挣扎了几天之
后,格林做了一个梦,正是这个梦打破了他创作上的僵局,于是,格林就把这个梦给了书中的奎瑞:

那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醒来时他充满恐惧。他顺着一道长长的铁轨走,在黑暗中,在一个阴冷的地方。他必须很快赶到一个牧师那里,他要向牧师解释,虽然他穿着一般的衣服,其实他也是一位牧师,他得做忏悔,得弄到些圣酒,这样他可以主持弥撒。他接到了修道院院长的指令,他必须在这个晚上主持弥撒,第二天就太晚了,他会永远失去他的机会。他来到一个小村子,他离开了铁轨(那个小火车站已经废弃了:也许政府早就取消了这整个火车线路),发现自己已经到了那个牧师的门前,那是扇厚重的中世纪的大门,上面布满了如罗马硬币般大的钉子。他敲门进去,一些虔诚的叽叽喳喳的女人们围着牧师,但牧师友善且容易接近。奎瑞说:“我必须马上单独见您,我要与您说件事。”他已经开始感觉到他忏悔之后的巨大的轻松和安全感。他几乎回到家了。牧师把他带到旁边一个小房间中,里面的桌子上放着一壶酒。但是还没等他开口,那些圣女们穿过门帘向他们拥来,满是虔诚且怪异的举止。“我们必须单独在一起,”奎瑞哭喊道,“我有话要与您说。”牧师把那些女人们推回到门帘后,她们前后倾斜摆动,像是衣橱里的挂着的一排衣服。总算

没有人来打扰他们了，他的眼睛盯着那壶酒，说：“牧师……”但是正在这时，正当他要卸下所有恐惧和责任的负担时，另一位牧师进来了。他把第一位牧师拉到一边，开始告诉他他的圣酒用完了，他得来借些他的，他一边说，一边拿起了桌上的酒壶。奎瑞崩溃了，仿佛在这个路口他有约在先，充满了希望，但是他迟到一步。他如同受伤的野兽般大哭起来，他醒了过来。外面下着雨，雨点敲打在铁皮屋顶上，闪电时，他能看到他的蚊帐造成的一个囚室，如同棺材那般大小，附近的一个麻风病人的房子中有一男一女在吵架。他想：“我太晚了”，这个着了魔的句子不停浮现，就像挂在水下看不见的鱼网上的一个软木塞，“谁在乎？”“谁在乎？”

格林的梦很能影响他的情绪，好梦让他兴奋，坏梦让他沮丧。传记作家谢瑞能为我们做证。例如，1983年冬天，谢瑞开始在安提贝斯的格林的家里对他进行一系列采访，最后一天早上，他来到格林家里时，情景是这样：

我访问的最后一天的早上，格雷厄姆很兴奋，可能是因为当时已是早上十点，他觉得我对他的考问马上就要结束，也更是因为前一天晚上，他做了两个梦。我们的谈话一开始他就满面笑意，他的口音也有种很奇怪的改变：昨天晚上我做了两个梦，两个梦都是关于写小说的素材，做梦梦到小说素材让我很放松。第一个梦我已经完全忘却了，第二个梦是关于一个非常

奇怪的大房子，这个大房子多年失修，故事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每一个房间都参与到故事中，直到读者意识到他们从未进过阁楼……

这个梦在此书里就有记录。

(四) 释梦：格林梦中的一些意象

这短短的四万字的《梦之日记》是格林从二十五年的八大本日记中精心挑选出来的，这个挑选的过程可以说是一种文学创作，所以，这些梦并不是一般杂乱无章的梦，它们大都有章有法，有因有果，每一个梦都是一个小故事，格林把他们串连起来，以“幸福”始，以“疾病和死亡”终，于是，这些梦就成了他“某种意义上的自传”。

白日所想，为夜间所梦，格林也不例外，他的梦的世界是他的普通世界的反映和折射。这个世界虽有其特殊的规则和气氛，但是读者对这个世界并不陌生，我们从他的作品中早已熟悉。作家和政治家们频繁出现在他的梦里；奥登变成了游击队的首领，被伊夫林·沃给击中；格林与亨利·詹姆斯同在一个漆黑的夜里乘上一艘去波哥大的轮船；T.S.艾略特批评他的诗作；赫鲁晓夫对作为天主教徒的格林星期五晚上吃肉提出异议；他与卡斯特罗同时面对一位丧子的父亲，卡斯特罗无神论的话语不及他在胸前画个十字更能让那位父亲得到安慰；奥马尔·托里霍斯将军会说英文；他还有一次被任命为西敏大主教，但是他的过去要因此而受到审查。

战争和间谍活动是格林梦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他的梦中充满了

危险和恐惧的时刻,他一次次在梦中再去他在现实生活中去过的危险的地方:越南,墨西哥,海地,马来西亚,西非,其间他总是要受到追捕,盖世太保,克格勃,英国情报局,美国军队,墨西哥游击队,而他总是借着梦能醒来这个长处,一次次逃脱。宗教也是此书的很大一部分,格林梦到过好几任罗马教皇,而且,他并不掩饰他对于这些教皇的看法,他对他们的喜好和厌恶。他的梦还反映出他的创作焦虑,他带着怀疑论的宗教观,他左倾的政治观以及他冒险的激情。

格林的梦中有许多意象,我在这里略挑几个常常出现的,结合他的真实生活来做一些详细的解释:

俄罗斯轮盘赌

格林在《梦之日记》中两次提到俄罗斯轮盘赌,一次是他在海地,还有一次是他写了一部很糟糕的书。在1924年到1925年之间,格林在五个月之内玩过六次俄罗斯轮盘赌。他曾经在俄国作家写的书中读到过这种游戏,白俄的军官们为了打发无所事事的无聊日子,就在左轮手枪的六个弹孔中放入一颗子弹,然后转动旋转弹膛,然后对着脑袋扣动扳机,生与死的机会是五比一。

格林开始玩这种玩命游戏,因为他在哥哥雷蒙德的柜子里发现了一把左轮手枪。

1981年,在接受他的传记作家谢瑞的采访时,格林谈到此事,他没有觉得自己拿了手枪去玩命有什么不好,让他愤怒的是他的一位堂兄居然把这支枪送给哥哥雷蒙德,这位堂兄1917年战死在法国,所以,他把枪送给雷蒙德时,雷蒙德只有十六岁。格林第一次玩俄罗

斯轮盘赌时，雷蒙德正在英格兰北部的湖区登山。格林在他的《一种生活》中这样写道：

我把左轮手枪放进口袋里，下面我能记起的是走过伯克汉姆斯特的大草地，朝着山毛榉树林走去……山毛榉的橄榄绿的树皮很光滑，还有去年的树叶子覆盖的沼泽地，颜色深如古旧的铜币……我把一颗子弹放入弹膛中，把左轮手枪放在背后，转动了弹膛……我把枪口对着右耳朵，扣动了扳机。我听到轻轻的咔嗒一声，我低头看手枪的弹膛，我看到这时子弹正在被发射的位子上。我因只差一颗子弹而逃生。

后来他把手枪偷偷带回了牛津大学，在下面的几个月里继续玩这种游戏：

在很少有人光顾的乡间小路上，左轮手枪在我的背后，弹膛旋转，枪口鬼鬼祟祟地快速对准我的耳朵，在冬天黑色的树下，我扣动扳机。

格林还曾为这种玩命游戏写过一首题为《赌博》的诗：

我在枪膛中放进一颗子弹
共有六个弹孔
然后转动枪膛

最后一次投出死亡的骰子

生存为五

双眼紧闭手指颤动

枪口对准我的头颅

扣动了扳机

是否会是一股轻烟和死亡

在这条夕阳西下的弯路上

还是生命更为加强

因为曾与死亡如此亲近

我总是会赢

这是一场我不会输的赌博

格林为什么要玩这种致命的游戏？是他真的想自杀吗？还是因为对于生活太厌倦？这个游戏的结果可能是死亡，但是如果不死的话，那就会带来一种绝对的刺激。他的好友克劳德·科伯恩说：“他并不是不想活了，他只是想活得更刺激。”

也许，格林玩这个游戏，是与二哥雷蒙德在竞争，雷蒙德从小就事事成功，充满自信，能诗会文，擅长各项体育运动。他们同在一个寄宿学校，雷蒙德是学生会的主席，而格林则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格林开始玩俄罗斯轮盘赌时，雷蒙德正在登山，在进行另一种冒险。格林曾在1925年12月11日给未婚妻维维恩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对雷蒙德有一种很荒诞的竞争情结，他常常在学校杂志上发表文